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特别不爱说话的同学,有一回学习小组去我家做家庭作业,他听见我妈妈一口江苏话,便一下子只与我话多了起来。他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对我说,我妈的口音与他爸的口音是一样的。

后来他罕见地请我去过他家。他家住在一条小巷子的深处,巷子里没有阴沟,也就是没有下水道,因此污水横流,且鸡飞狗跳。在一排居住着十几户人家的矮矮的木板房中,他家是最显眼的一间,因为窗口上挂着一块雪白的窗帘。

窗帘

郁钧剑

再后来我知道他是与父亲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的。他父亲在旧社会开过裁缝铺,做过小老板,这在当年是属于不受待见的人,身为当地人的母亲便离他们而去了。

他看见我注意到他家雪白的窗帘时,一下子就脸红了,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对我说,我让我爸别挂窗帘了,可他坚持要挂。隔壁邻居都笑话我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

昨晚睡觉前读书,突然读到杨绛先生的一段话,她说:“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的窗帘。”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那个年月,挂不挂窗帘,挂什么式样的窗帘,不仅仅是个尊不尊重别人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世间好恶的标准,更是一个可以借此挖出思想根源的利器呢。

昨晚我梦到这个同学了。面容模糊的他低着头对我说:“钧剑,我不想读书了。”

我从梦中醒来,想起了升初中时,我俩曾分配在一个班上,开学后没几天,他真的跟我说过这句话。记得第二天,他果然就没有再来学校。

那是1968年吧。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一晃五十多年了。



韵 (油画) 焦健

第一次见栾树,是在去河南舞钢的路上。车到朱兰,一条宽阔的柏油路贯通南北,路两旁挂满“红灯笼”的行道树,让人错不开眼,实在太美了。

那天我要去采访的人,也像灯笼果一样有光泽。那光泽如同花梗上的青与嫩,泛着无可言喻的柔润。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么美的树就是栾树。

栾树,别名木栾、栾华等,原产中国,无患子科,栾树属的落叶乔木。

栾树的嫩叶被山里人称为木兰芽,配肉炒很好吃。春天,栾树才发芽时采下来,在滚水锅里焯一下,用清水泡一夜,去掉苦味,凉拌热炒都是很好的下饭菜。采多了,焯出来放冰箱里,能吃好些天。木兰芽也像香椿,采了还生。

1996年秋天,在陶然亭公园旁的街道上,我再次与挂满灯笼果的栾树邂逅,那是我最后一次拜见汪曾祺先生。中秋节刚过,我带着3岁的小儿子慢慢走去虎坊桥先生的新住所。一路上,街两边的栾树红果团团,落下很多小灯笼。我们一边走,一边捡,小家伙还把树子剥出来装进袋里。我和先生在客厅说话的时候,淘气的孩子去卧室玩,不声不响把栾树子儿藏在了先生的被子下面。

因为一句题在画上的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那天将近两个小时

自首届进博会以来,我本人即将连续5届全面参与进博会。5年来,我不仅见证了进博会首次举办便成为世界级展会和创新平台的壮举,而且经历了中国太保通过进博会平

不断创新探索,护航进博“越办越好”

顾越

台不断探索保险服务全球创新之路的难忘历程。

服务国家、护航进博,中国太保责无旁贷。串起回忆的点点滴滴,服务前四届进博会的过程中,中国太保始终坚持创新探索,为进博会所有参与方撑起一把把安全保护伞。

我至今仍然记得,在为首届进博会制定保险方案时,如何同时保证展品及时入关参展和国家关税不受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通常情况下,展品入关需要由银行出具保函,手续繁、时间长且资金要求高。中国太保产险团队借鉴国际经验,与海关等单位反复研讨,创新设计了符合国际惯例的“先通关后征税”的关税保证保险。

关税保证保险在首届进博会开展前三天“一鸣惊人”。当时,进博会承办方收到了参展珠宝商的紧急申请,如按常规手续办,这批价值连城的珠宝肯定无法及时申报入境参展。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刻受理,只用半天时间出单,珠宝准时亮相进博会。有了“不一般”的创新产品加持,护航进博更顺畅了。

保障第二届进博会,我们的创新重点是按国际通行做法,结合中国实际设计开发,使主办方、参展商、供应链服务商及服务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全面、周密、专业的保险保障。

很多参展设备价值非常高,在进博会前会十分密集地从全球各地运到上海。国际参展商一直遵循这样的惯例——参加大型

的拜访,全被我的滔滔不绝耗费掉了!先生送我出门的时候感叹:“你真能说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汪曾祺先生。先生去世后,读他写铁凝的文章,不由就想,铁凝如果是安静的天鹅,我就是那只吱吱喳喳的麻雀。如今再想听先生说话,已经不可能了。

后来写怀念汪先生的文章,因为记不准日期,粗枝大叶的我,就把那天写成了中秋节。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怎么能乱写呢?所幸汪家兄妹厚道,不曾计较这件事。每次跟汪先生的女儿汪朝女士通电话,我心里难免存了这道过不去的坎儿。

前些日子写汪先生曾经的几个住所,请汪朝把关,她一一订正后,说:“从小到大我们家住过几个地方,我还是能辨扯清楚的。”“辨扯”两个字,如同当头棒喝,瞬间把我变成了一棵风中凌乱的栾树!

看起来,文章无论能不能成为千古事,都来得不得半点敷衍。眼看广场上的栾树又要开花了,面对栾树花的金碧辉煌,小心眼儿如我者,终于把这件事说清楚了,会不会就此坦然释怀呢?

十日谈

草木有情

大家报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互相道着“柿柿如意”。请看明日日本栏。

责编:徐婉青

国际展览一定要有保险保障。我们为进博会的全球参展商、供应链服务商量身定制了“进博保”,并纳入官方参展手册,提供一站式全面保险服务,并可实现网上办理。

同时,我们还创设了打消展商顾虑的知识产权保险;为全国各地交易团定制开发了“交易团综合保险服务方案”,提供涵盖贸易融资、运输、报关、仓储等全链条的综合保险服务,使保障更全面、服务更便捷。走访不少参展商后,我们得到了“和国际规则一致”“跟国外一样便捷”的普遍评价。从单个产品创新到全链条全流程的综合保险创新,护航进博更全面了。

第三届进博会保障期间,我们采用最新物联网技术,确保展会万无一失。全面评估前两届的风险状况后,根据进博会不同阶段风险特征,我们创新设计了不同的风险服务方案。针对布展期、撤展期用电需求大、用电设备多、火灾风险大的特点,我们在关键节点布设了热传感器,并在后台实时予以监控,一旦节点温度超出预警值,干预措施便会立即启动。我们还与应急管理等部门合作,成立联合巡检队伍,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共同巡检,一旦有险情,第一时间处置,极大提高了风险处置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从传统保险服务到主动风险管理,护航进博更有力了。

到了第四届进博会,中国太保更多参与服务国家战略。2021年是中国开启“双碳”征程元年。进博会是中国开展主场外交的重要平台。推动实现“零碳”进博,不仅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较

强的示范效应,而且是中国向世界做出“双碳”承诺的实际行动。为此,我们联合社会各方反复研讨自主创新,从零起步,设计开发了进博会“碳中和”综合解决方案,并在进博会期间正

式发布“零碳”进博方案;推出“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保证保险”“碳资产损失保险”等系列产品,开创了保险企业助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局面。从服务进博到服务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护航进博我们更自豪了。

点点滴滴的回忆还有很多。每一届进博会,我都会协助开展招展招商工作;展期的每一天,我都身处进博会现场,与海内外客商交流,签署各种合作协议,深刻感受进博会的全球影响力。进博会推动全球交流和经济发展,溢出效应显著。社会各方对保险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保险不仅在经济补偿方面发挥稳定器作用,更在社会经济发展、推进社会转型、推动社会治理优化的进程中发挥助推器作用,保险的意义通过进博会平台发挥得更加充分,可作

为的领域更加广阔了。从2018年服务首届进博会至今,我们借鉴国际最先进经验,从简单模仿到自主创新,走上了中国太保护航进博、保险服务全球的创新之路。创新探索并非一路坦途,但持续创新成就的是国家级平台的安全运行和国际交流的全面推进。作为中国太保服务进博团队的一员,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

转眼间,第五届进博会举办在即,我们正全面备战、持续创新,期待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我们新的贡献,护航进博会“越办越好”。



我的进博故事征文

问朋友是否有过暗恋?她说没有。她说,我不要暗恋,喜欢上了,我就要勇敢地去表达,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有了这样的想法,她自然就无法喜欢上电影《漫长的告白》里的弟弟立冬了。用朋友的话来说,这个男人,太怯懦。

《漫长的告白》是张律的新片,延续了他以往文艺片的风格:柔美、淡雅,像一首沁人心脾的小诗。张律说,文艺片绝对不能拍得那么明白,而是要像为观众朗诵一首诗,朦朦胧胧。看懂了诗的留白处,韵味就出来了。

电影开始,弟弟立冬查出患了癌症。他并不打算将这个噩耗告诉唯一的亲人——哥哥立春。立冬反而瞒着哥哥,邀他一起去趟日本的柳川,探访一位叫阿川的姑娘。柳川是福冈南部的小城。阿川是他们共同的发小,20年前的一个夜晚,跟着母亲莫名其妙地离开,对谁也没说过原因。

哥哥立春外向、圆滑,能说会道,极易讨女生喜欢。弟弟立冬内向、木讷,不善言辞,至今单身。两

人都喜欢阿川,以立春的个性,当然捷足先登,少年时就跟阿川谈朋友。待到立春又花心地交了新女朋友,立冬只得陪着阿川伤心。

直到阿川家庭变故,远走他国,立冬才意识到这场爱恋几乎要成为绝唱。

少年往事,立冬不甘心一错再错,却也不知从何表白。遇见了在柳川的阿川,依然是立春与阿川嬉笑打闹,立冬像小时候一样,远远地

漫长的告白

夏丽柠

坐在墙角,望着阿川放肆地大笑,乌黑长发在空中飘。立冬笑了,他仿佛又看到了少年阿川,看到了他心爱的女孩在笑。他满足了。他不告白。

可阿川懂立冬吗?她懂的。在深冬的柳川,立冬用自行车驮着阿川,黑夜仿佛滋生了他的勇气。她将头轻轻地贴着他的脊背。他

与她,什么都明白。可病人膏肓的立冬能说什么?冰雪聪明的阿川又怎

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呢?人生真是惆怅啊!少年不识愁滋味,可长大了,借酒浇愁,愁更愁。影片中反复播放阿川吟唱的主题歌:“风凄凄,雨凄凄。君不见,眼前景,已全非。眼前景,已全非。一思量,一回首,不胜悲。”许多时候,人生是一场事与愿违的成长。

立冬病故了。阿川回北京吊丧。立冬在柳川时说,他死后,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立春递给阿川一盒磁带,她打开听,磁带里传出的是她的歌声:眼前景,已全非……立冬最后留下的,是他一直没有说出口的爱。

影片结尾,阿川躺在立冬空荡荡的床板上,感受着他的气息。我们的爱,勇敢又脆弱。说出来的爱是爱,说不出的仍是爱。立冬爱阿川,爱了一辈子啊。葛鲁达说,爱情太短,遗忘很长。可随着立冬的逝去,他那隐藏在心底的爱,成为了永恒。

人生有多少告白,就有多少暗恋。人生有多少遗憾,就有多少美。立冬的遗物,是对人间最美好的爱恋。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慎成里的可贵之处在于历史文化传承和石库门的烟火气交融。徐汇区政府珍惜这份历史文化遗产,留房留人大修缮,努力做到使居民对修缮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徐房集团的工人们按石库门修缮传统工艺,仅外墙修缮就用了十多道工序,确保外墙“修旧如故”。

秋日里徜徉于此,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慎成里,是至今上海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处在原法租界中段的慎成里是个华界与租界交界区域,1930年房地产商建造了石库门里弄,共15列,建筑面积1.59万平方米。由缪凯伯建筑师设计,二层、三层砖木结构内里,红砖清水墙,机平瓦屋面。因地皮不规则缘故,一半石库门住宅排列正南北向,另一半隐藏在右角地皮上。从爱咸斯路总弄(今永嘉路291弄)过街楼进去,左右两边各有3列石库门住宅,向右转,里面还有一批石库门住宅,弄堂连着隔壁的永业里别墅通向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57弄)。

20世纪30年代,江浙一带地主、富豪纷纷来上海投资。慎成里建成后吸引了一批医生等收入不薄的人群入住。弄堂东南边沿马路的店面房开着一家连着一家的各种店铺,居民日常生活购物不用走远。这在上海解放前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里的慎成里地形图可见一斑。对比今昔沿街店铺布局,会发现不少店是有渊源的,比如沿街店铺转角原来是永丰当铺,现在把石库门门头复原后开了咖啡吧;原来济生堂药铺现在是童涵春分店;原来有都华理发店和德利美发厅,现在理发店也是两家;原来有曹永新兴洗衣店,现在也有一家洗衣店;原址为一家烟纸店,现在是小便利店。当然,不可能今日店铺都与过去一样,现在还有手机维修店、小吃店、蔬菜店和小酒楼等。这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烟火气很浓的宜家之地。

这条石库门弄堂,一个门牌独栋居住,各家大门内有天井,底楼为客堂间,二楼为前楼;后半部与前半部建筑错层,分别为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每个房间都有各自功能,居住者有会客室、卧室、书房、烧饭和晾晒衣被的地方。这里的居民一批又一批,2号住过喜剧演员刘继群,8号住过会计何天明,16号住过申新棉纺公司的法律顾问,18号住过律师马寿华,79号住过女作家郭箴一;3号、10号、36号、40号、43号住的都是天一影业公司职员。天一影业公司的一幢别墅至今还在,紧贴着慎成里南端。弄堂内还曾有3家私人诊所。

石库门住宅一户一栋,颇具私密性,因而成为一些神秘人物栖身之地。1932年,李剑华、胡秀枫夫妇搬入66号,这里当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机关所在地。李剑华社会身份是上海法科大学等大学的教授,主编《流火月刊》和《现象月刊》,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丁景唐上世纪40年代入住慎成里70号,一住70多年,是这条弄堂居住时间最长的老居民之一,他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等,2017年12月11日病故。

为了抗日需要,在艰难环境下,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多次搬迁,1939年4月搬迁至慎成里64号(今66号),直至1941年底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前安全撤离去淮南根据地。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慎成里的可贵之处在于历史文化传承和石库门的烟火气交融。徐汇区政府珍惜这份历史文化遗产,留房留人大修缮,努力做到使居民对修缮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徐房集团的工人们按石库门修缮传统工艺,仅外墙修缮就用了十多道工序,确保外墙“修旧如故”。

秋日里徜徉于此,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慎成里·流年烟火今正浓

姜承浩

慎成里,是至今上海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处在原法租界中段的慎成里是个华界与租界交界区域,1930年房地产商建造了石库门里弄,共15列,建筑面积1.59万平方米。由缪凯伯建筑师设计,二层、三层砖木结构内里,红砖清水墙,机平瓦屋面。因地皮不规则缘故,一半石库门住宅排列正南北向,另一半隐藏在右角地皮上。从爱咸斯路总弄(今永嘉路291弄)过街楼进去,左右两边各有3列石库门住宅,向右转,里面还有一批石库门住宅,弄堂连着隔壁的永业里别墅通向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57弄)。

20世纪30年代,江浙一带地主、富豪纷纷来上海投资。慎成里建成后吸引了一批医生等收入不薄的人群入住。弄堂东南边沿马路的店面房开着一家连着一家的各种店铺,居民日常生活购物不用走远。这在上海解放前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里的慎成里地形图可见一斑。对比今昔沿街店铺布局,会发现不少店是有渊源的,比如沿街店铺转角原来是永丰当铺,现在把石库门门头复原后开了咖啡吧;原来济生堂药铺现在是童涵春分店;原来有都华理发店和德利美发厅,现在理发店也是两家;原来有曹永新兴洗衣店,现在也有一家洗衣店;原址为一家烟纸店,现在是小便利店。当然,不可能今日店铺都与过去一样,现在还有手机维修店、小吃店、蔬菜店和小酒楼等。这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烟火气很浓的宜家之地。

这条石库门弄堂,一个门牌独栋居住,各家大门内有天井,底楼为客堂间,二楼为前楼;后半部与前半部建筑错层,分别为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每个房间都有各自功能,居住者有会客室、卧室、书房、烧饭和晾晒衣被的地方。这里的居民一批又一批,2号住过喜剧演员刘继群,8号住过会计何天明,16号住过申新棉纺公司的法律顾问,18号住过律师马寿华,79号住过女作家郭箴一;3号、10号、36号、40号、43号住的都是天一影业公司职员。天一影业公司的一幢别墅至今还在,紧贴着慎成里南端。弄堂内还曾有3家私人诊所。

石库门住宅一户一栋,颇具私密性,因而成为一些神秘人物栖身之地。1932年,李剑华、胡秀枫夫妇搬入66号,这里当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机关所在地。李剑华社会身份是上海法科大学等大学的教授,主编《流火月刊》和《现象月刊》,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丁景唐上世纪40年代入住慎成里70号,一住70多年,是这条弄堂居住时间最长的老居民之一,他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等,2017年12月11日病故。

为了抗日需要,在艰难环境下,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多次搬迁,1939年4月搬迁至慎成里64号(今66号),直至1941年底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前安全撤离去淮南根据地。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慎成里的可贵之处在于历史文化传承和石库门的烟火气交融。徐汇区政府珍惜这份历史文化遗产,留房留人大修缮,努力做到使居民对修缮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徐房集团的工人们按石库门修缮传统工艺,仅外墙修缮就用了十多道工序,确保外墙“修旧如故”。

秋日里徜徉于此,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慎成里,是至今上海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处在原法租界中段的慎成里是个华界与租界交界区域,1930年房地产商建造了石库门里弄,共15列,建筑面积1.59万平方米。由缪凯伯建筑师设计,二层、三层砖木结构内里,红砖清水墙,机平瓦屋面。因地皮不规则缘故,一半石库门住宅排列正南北向,另一半隐藏在右角地皮上。从爱咸斯路总弄(今永嘉路291弄)过街楼进去,左右两边各有3列石库门住宅,向右转,里面还有一批石库门住宅,弄堂连着隔壁的永业里别墅通向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57弄)。

20世纪30年代,江浙一带地主、富豪纷纷来上海投资。慎成里建成后吸引了一批医生等收入不薄的人群入住。弄堂东南边沿马路的店面房开着一家连着一家的各种店铺,居民日常生活购物不用走远。这在上海解放前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里的慎成里地形图可见一斑。对比今昔沿街店铺布局,会发现不少店是有渊源的,比如沿街店铺转角原来是永丰当铺,现在把石库门门头复原后开了咖啡吧;原来济生堂药铺现在是童涵春分店;原来有都华理发店和德利美发厅,现在理发店也是两家;原来有曹永新兴洗衣店,现在也有一家洗衣店;原址为一家烟纸店,现在是小便利店。当然,不可能今日店铺都与过去一样,现在还有手机维修店、小吃店、蔬菜店和小酒楼等。这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烟火气很浓的宜家之地。

这条石库门弄堂,一个门牌独栋居住,各家大门内有天井,底楼为客堂间,二楼为前楼;后半部与前半部建筑错层,分别为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每个房间都有各自功能,居住者有会客室、卧室、书房、烧饭和晾晒衣被的地方。这里的居民一批又一批,2号住过喜剧演员刘继群,8号住过会计何天明,16号住过申新棉纺公司的法律顾问,18号住过律师马寿华,79号住过女作家郭箴一;3号、10号、36号、40号、43号住的都是天一影业公司职员。天一影业公司的一幢别墅至今还在,紧贴着慎成里南端。弄堂内还曾有3家私人诊所。

石库门住宅一户一栋,颇具私密性,因而成为一些神秘人物栖身之地。1932年,李剑华、胡秀枫夫妇搬入66号,这里当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机关所在地。李剑华社会身份是上海法科大学等大学的教授,主编《流火月刊》和《现象月刊》,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丁景唐上世纪40年代入住慎成里70号,一住70多年,是这条弄堂居住时间最长的老居民之一,他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等,2017年12月11日病故。

为了抗日需要,在艰难环境下,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多次搬迁,1939年4月搬迁至慎成里64号(今66号),直至1941年底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前安全撤离去淮南根据地。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慎成里的可贵之处在于历史文化传承和石库门的烟火气交融。徐汇区政府珍惜这份历史文化遗产,留房留人大修缮,努力做到使居民对修缮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徐房集团的工人们按石库门修缮传统工艺,仅外墙修缮就用了十多道工序,确保外墙“修旧如故”。

秋日里徜徉于此,抚今追昔,不胜感慨。